熙朝名臣實錄

歷朝名臣實錄叙

明興以來史職隳廢列
聖具有寔錄於諸臣事
獨有未備而野史雜出
草茅之士不畢諳朝章

薦紳之論不盡貞史才
信耳者不當於時勢見
少者不關於大體修詞者
不當於故實甚乃并棄深
文恣臆冥決所好生羽毛

所憾未瘡痏古人為學闕疑與人不求備之意洪纖溯收矣余懼其遠文莫學從攷證爰取家藏金匱石室之文名賢碩

儒之穀腴而繁衍之
雖王侯將相士庶人方
外猶黃僮僕豪技之
不備載焉於揚善而
亦判惡而其中之甄別

去取似寬而實之以嚴而
寔於以疎而寬嚴以樸
而寬藻後學者欲以明習
朝典追蹤先哲退以之而
修身蓄德進以之而尊

垂庇民謀王邦國之大
端馭是綏寇之宏略
班班具是孫吳著書孔
子作春秋為尊者諱
為親者諱為賢者諱是

以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
傳聞異詞亦自作以文則
史事則齊桓晉文義
則自既參於竟錄纂書
以因聲詞變以忌諱秉

權衡破拘牽瀲灧瀾幽
標新領異雅允龍一蘭
虔專力策一代史其寫
找罪我之惟春秋乎指
耳李宏甫嘗謂道有

升降政由俗革三王五帝六經禮樂孔子之豈非不宜於今日余三復其言不能無感且悲矣

秣陵焦竑弱侯甫譔

熙朝名臣實錄目次

一卷
自序　總論開國名臣
二卷
金陵陳靜誠公遇　子瓛別見七卷
青田劉文成公基　子璉附
建昌周顛仙
浦江宋文憲公濂　別見七卷　宜興吳忠節雲附　平知府李習附
義烏王文忠公禕　子與孫
姑蘇郡公當塗陶公安　太
御史中丞章公溢　子存道附
祭酒宋文恪公訥
司業劉子高崧

祭酒陶公凱 崔亮楊訓文附　尚書詹公同 子公徽附
大學士吳公伯宗　大學士吳公沉
大學士朱文恪公善 鮑恂 余詮 張紳 貝瓊 張長年 附
太子少保唐公鐸　尚書開公濟
祭酒樂公韶鳳　學士劉三吾
韓國公李善長
三卷
中山武寧王魏國徐公　開平忠武王鄂國常公
岐陽武靖王曹國李公　黔寧昭靖王西平侯沐
寧河武順王衛國鄧公　東甌襄武王信國湯公

四卷

東丘郡侯花雲 郜氏 孫氏 雷老 高陽郡侯 許知府 俱附

高陽侯韓成 濟陽丁普郎等三十六人 附

梁國武莊公趙德勝 南陽郡侯葉琛 張子明 儉命王等共十四人

越國武莊公吳大海 李夢庚 王愷 孫炎等 共二十一人 附

虢國忠烈公俞通海 弟通源 通淵 附

蔡國忠毅公張德勝 汪興祖 周顯 陳文 附

楚國公廖永安 河間郡公俞廷玉

泗國武莊公耿再成 燕山侯孫興祖

永義侯桑世傑 縉雲郡伯胡琛

宋國公馮勝　潁國公傅友德
涼國公藍玉　鄖國忠順公宋晟
五卷
建文名臣紀事
文皇帝荅曹國公李景隆書　序建文名臣
齊泰　黃子澄　陳子寧蕭用道附　方孝孺
張昺　葛誠　湯宗　余逢辰
徐輝祖　梅殷　謝貴　彭二
馬宣　朱鑑　卜萬　廖鏞
廖銘　孫岳　瞿能　宋忠徐凱耿瓛

余塤　彭聚　孫大尚百餘人發憤死不可考
莊得　陳質　楚智　張皂旗不知名
王資　崇剛　趙謙　宋瑄係宋晟子
張倫　曾濬馬宣楊本附　倪諒
周拱元　鐵鉉徐將軍盛統兵高僉事宋參軍張都統王太守千府校等附
黃觀妻翁氏并二女家屬十餘人　陳迪蒼頭侯來保附
侯太茅邦存附　暴昭　張紞　毛太
王鈍　嚴震直　卓敬　黃魁
盧迥　郭任　陳植　胡子昭
徐垕

六卷

景清　茅大芳　陳性善　胡閏

劉端　王高　鄒瑾　彭與明

盧原質　薛嵓　廖昇　周是修

王叔英 盛希年附　王艮　董倫

王景　唐愚士　高遜志　張顯宗 楊璉 房安

呂昇附　樓璉　王璉　高巍

宋徵　劉伯完　黃鉞 楊福附　龔泰

韓永　陳繼之　戴德彝　韓郁

曾鳳韶　王彬　董鏞　葉希賢

魏晃 甘霖 王度 鄭公智

尹昌隆 巨敬 王良 程本立 沈壽康附

胡子義 林家猷 鄭居貞

七卷

姚善 錢芹王賓韓奕俞貞木附 陳彥回 王璡

葉惠仲 顧伯瑋 胡先倪有爲弟珏友晏璧附

鄭恕 劉亨 鄭華 唐子清

周縉 并朱壽等二百九十人 黃謙 松江同知失名

盧振 牛景元 周璿 謝昇

劉政 魏澤 陳思賢 伍性原陳應宗林珏鄒君默曾廷瑞

呂賢附　王省子禎女靜附　高賢寧　儲福母韓氏
妻范氏附　羅義　龔翊　黃彥清郎御史給
舍四十餘人　雪庵和尚　杜景賢附　河西傭莊浪
曾家附　補鍋匠　馮翁　東湖樵夫
梁田玉　郭良　梁中節　梁良用
宋和　郭節　何洲　梁良玉
何申等二十人王詔鄭傳附　吳亮　程濟
高翔　劉璟　王紳王禕子子稌附　宋懌
八卷
太史蹇忠定公義　太史夏忠靖公原吉

太史黃忠宣公福　少保金忠襄公忠

少保陳節愍公洽　李任　顏福　劉順　徐騏　劉安　蔡顒　杜勝　劉子輔

易先　何忠　馮智　陳麟　馮貴　侯保　附　太子太師胡忠安公濙

太子少師儀文簡公智　尚書王文忠公英

九卷

榮國忠靖公姚廣孝　袁珙　顛士　張信　秦亨　李友直　附

御製榮國公姚廣孝神道碑　湯陰伯忠襄公郭資

尚書宋公禮　金純　周長　潘叔正　許堪　張信　閻　藺芳　附

河間忠武王張玉　東平武烈王朱能

定興忠烈王張輔　鄞國忠武公薛祿

鄖國襄僖公張信　廣寧侯忠武公劉榮

十卷

解縉　黃淮　胡儼　楊士奇

楊榮（金幼孜附）　楊溥　高穀　薛瑄

岳正　呂原

十一卷

李賢　商輅　彭時　劉珝

劉健　謝遷　丘濬　李東陽

王鏊　劉忠

十二卷

楊廷和　梁儲　楊一清　黃宏
張孚敬　席書　徐階　趙貞吉
十三卷
靖遠侯王忠毅公驥 附蔣貴　興濟侯楊忠敏公善
沭國公孫武毅公鏜 附石亨　定襄侯郭忠武公登
懷遠伯山襄毅公雲　平江侯陳恭襄公瑄
武功伯徐公有貞　潁國公楊武襄公洪
太傅王襄敏公越　都督王信
十四卷
新建侯王文成公守仁　都督僉事劉璽

錦衣牟斌　總兵楊銳
咸寧侯仇鉞　太保武莊公楊震
都督馬永　都督沈希儀
都督俞大猷　都督同知萬表
都司戚景通　子少保繼光附
十五卷
太保王忠肅公翺　太子太保陳僖敏公鎰
尚書郭公璡　尚書周文襄公忱
太子少保右都御史羅公通　尚書牟恭定公富
尚書耿清惠公九疇　僉都御史楊恭惠公信民

太傅于忠肅公謙　大師王端毅公恕
少保姚文敏公夔附尹旻　太子少保李襄毅公秉
太子少保崔襄敏公恭　尚書王莊毅公竑
十六卷
尚書王恭毅公槩　尚書陳康懿公俊
都御史黃公後　太子太保項襄毅公忠
太保余肅敏公子俊　徐廷璋　馬文升　附
都御史韓襄毅公雍　布政陶公魯
太子少保程襄毅公信　侍郎葉文莊公盛
太師馬端肅公文升　少保秦襄毅公紘

太子少保鄧襄毅公廷瓚 附朱英　太子少保童公軒
尚書何文肅公喬新　都御史高公明
十七卷
少保倪文毅公岳　太保周文端公經
太子太保劉公大夏　太子太保戴恭簡公珊
太子少保張簡肅公敷華　尚書黄文毅公孔昭
太傅韓忠定公文　太子太保林文安公瀚
尚書王文莊公鴻儒 弟鴻漸 殷堅附
副都御史陳公鎬 附弟欽　都御史王公雲鳳
尚書林公俊　少保李康惠公承勛

太子太保尚書王公瓊　陸完　彭澤　陳九疇　曹謙附
少保胡端敏公世寧　都御史馬公昊

十八卷
尚書雍公太　尚書吳公廷舉
太子太保梁端肅公材　太子少保劉清惠公麟
尚書顧公璘　少保王襄毅公以旂
太子太保周襄敏公金　太子太保熊公浹
尚書胡公松　尚書鄭端簡公曉
太子少保李敏肅公世達　尚書陸莊簡公光祖

十九卷

都御史顧公佐 師逵 向瑤 附　都御史軒公輗 周新 附
尚書魏文靖公驥　都御史曾公穆 薛祥 薛遠 附
侍郎李忠文公時勉 陳祚 附　祭酒陳公敬宗 楊鼎 附
都御史吳文恪公訥　御史孫公鼎
布政司夏公寅　侍郎劉文介公儼
少保林莊敏公聰 千戶龔遂榮 附　太子太保張莊簡公悅
太子少保彭惠安公韶
二十卷
尚書楊文懿公守陳　太常卿張公元禎
光祿卿陳恭愍公選 張聚 于戴 附

太子太保吳文定公寬　太子少保邵文莊公寶
太子少保傅文毅公珪　尚書陳公壽
尚書謝文肅公鐸　都御史熊莊簡公繡 潘禮 胡拱
辰王琦李崙朱裳 孫需陶琰 附　祭酒魯文恪公鐸
副使邵公清　中允景公暘
尚書嚴恭肅公清　侍郎程公文德

二十一卷

聘君吳公與弼 陳海維 附　陳文恭公獻章 陳真晟
胡居仁 劉閔 附　莊定山公泉
賀給事公欽　章文懿公懋

羅文毅公倫　副使丁公璣
吏目鄒公智　御史陳公茂烈
祭酒蔡公清　儲文懿公瓘

二十二卷

湛文簡公若水　呂文簡公柟 馬汝驥王道穆孔暉附
鄒文莊公守益 子善孫德涵德溥附　王心齋公艮 子璧林春附
董蘿石公澐 子穀附　王龍溪公畿
唐荆川公順之　羅文恭公洪先
羅近溪公汝芳　侍郎殷公邁
諭德張公元忭　侍郎楊公起元

二十三卷
劉忠愍公球　章恭懋公綸
鍾恭愍公同　廖恭敏公莊
觀察楊公瑄子源附　少卿黃公鞏陸震張英何遵等十二人
尚寶何公遵　孫忠烈公燧
許忠節公逵　修撰舒公芳
楊忠愍公繼盛張翀附　沈光祿公鍊
楊御史公爵　海忠介公瑞
二十四卷
丘公鏻　知縣簡公祖英高彬附　姚公伯華

朱公煦附陳圭　毛公聚　劉公謹　程公通
孫公惟中　錢公瑛　瞿公嗣興　趙公祥
洪公祥　庾公謹　楊公旻　王公原
唐公儼　劉公和　訓導劉公閔
歸公鉞弟繡附　何公倫　崔孝童鑑
二十五卷
員外杜公環　樂公析弟梲附　李公疑
蔡公伯巨　鄭公士利附　高公謹　汪公睢夏宗顯附
王公芳　義僕阿寄　義娼邵金寶
二十六卷

僉事曾公棨　修撰康公海　修撰楊公愼

副使李公夢陽　副使何公景明　徐禎卿 邊貢 附

考功郎薛公蕙 高叔嗣 陳束 附　山人孫公一元

叅政王公愼中　僉都御史趙公時春

尚書王公世貞　弟世懋 李攀龍 汪道昆 附

二十七卷

方公克勤　吳公履　陳公灌

錢公本中　況公鍾 蔚能 附　劉公寶

丁公積　徐公咸　唐公侃

程公衜　徐公九經　龎公嵩

熙朝名臣實録卷一

秣陵　焦竑　輯

虎林　柴應槐
　　　楊爾曾　訂
　　　梁杰　校

臣焦竑曰我

太祖高皇帝蓋千萬古之一帝也古唯湯武庶幾近之然

武未受命非周公則無以安殷之忠臣湯之受命也

晚非伊尹則决不能免於太甲之顛覆唯我

聖祖起自濠城以及卽位前後幾五十年無一日而不念

小民之依無一時而不思得賢之輔蓋自其託身皇覺寺之日已憤然於貪官汙吏之虐民欲得而甘心之矣故時時用兵時時禁諭諸將無一字而非惻怛亦無一字而不出於忠誠故天下士咸願歸而附之而樂爲之效也臣是以首錄開國諸臣而先之曰開國諸臣總敘者此也蓋敘而總之正以見效事者之衆皆千古之所未曾有此必有大根本存焉非可以人力强而致也故又曰開國諸臣本根知必有本根則知當時效事者之所以衆矣而緣起於濠城一劒之提伽藍神前一珓之卜而已嗚呼兵力單弱子興

非夫聊乎小哉、何所復望於入建業、滅江州、擒士誠、混一江南、而平定山東河南北也、夫以其所緣起者、寡弱如此、而所成就者、神速至大如彼、故又曰、開國諸臣緣起焉、嗚呼、合是三者而觀之、而後知我

太祖高皇帝所以取天下之由矣、自是而後、建文繼之純用恩而

成祖二十有二年、則又恩威並著而不謬、

仁宗繼之純用仁、而

宣宗章皇帝在位十年、則又仁義並用而不失、況正統十年之前、

昭聖未實三楊猶在尚行

二祖三宗之政乎則我

朝仁義立國愛民好賢蓋相繼且百有餘歳也自古開

創之君曷嘗有此哉臣是以伏讀而詳著之以見令

者

聖子神孫所以安享太平之故當知無忘

祖宗功德於無窮也

開國諸臣總叙

癸巳春、 上年二十六、在郭元帥軍中先是濠城被圍元將賈魯死、圍解、 上白郭元帥、歸集鄉里壯士、得徐達等入城、達少 上一歲、 上首得達專任之、既而徐州將彭早住趙均用來奔濠城、郭元帥爲所制、 上察知其不可爲、乃白郭南畧地、率徐達湯和吳良吳禎花雲陳德顧時曹聚耿再成耿炳文唐勝宗陸仲亨華雲龍鄭遇春郭興郭英胡海張龍陳桓謝成李新材張赫張銓周德興等、二十四人、出南略定遠、二十四人者皆濠人、甲午春、 上破橫澗山元義兵將繆大亨、以衆二萬降、 上至定遠、馮國

用與弟國勝率衆歸附　上大悅令兄弟皆宿衛左右定遠人李善長來謁　上一見知其爲長者禮之合肥人吳復性沉鷙寡笑言勇略過人聞　上至率所部來謁　上俾領前鋒定遠人丁德興驍勇善戰偉貌黑面來歸　上以黑丁呼之令從征洪山寨德與先登破寨濠州趙德勝來謁德勝狀貌魁偉膂力過人馬上運槊如飛　上以爲帳前先鋒兄子朱文正姊子李文忠先是各避亂徙他境及聞　上駐師滁州皆來歸定遠人沐英八歲遭兵亂失父母　上憐其孤屬　高皇后撫之至是幷文忠等皆育爲子賜文忠英姓朱擇師教之軍中稱文忠保舍英沐

含虹縣胡大海身長鐵面勇力過人來見　上於滁　上一見語合用爲前鋒濠州孫興祖剛毅有膽氣王志猛鷙多智略二人來歸年皆十九定遠若成含山仇成二人皆驍勇有膽略來見　上　上悉留置麾下乙未　上駐和陽虹縣鄧愈年十六率所部來附　上命統領軍總管濠州常遇春年二十三率所部數十人來歸未至困臥田間夢金甲神人擁之起曰主君來忽寤見　上至卽伏謁上欲謀渡江乏舟楫時巢湖有水軍將巢縣廖永安與其弟永忠俞廷玉與其子通海通源通淵趙伯仲與其弟庸合肥張德勝葉昇無爲桑世傑含山華高皆集舟師結水

寨自保聞　上駐師和陽乃遣使間道納款　上率諸將以兵往取之遂以永安等歸和陽適巢縣金朝興亦率衆來附朝興驍勇有謀既得諸將遂決計渡江六月朔　上率諸將渡江攻釆石破太平耆儒陶安李習迎見　上召安與語安曰方今四海鼎沸豪傑並爭然其志皆在子女玉帛非有撥亂救民之心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以此順天應人而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　上悅曰吾欲取金陵何如安言金陵宜取狀　上遇安甚厚令預密議以李習知太平府事太平城初破郡將吳昇帥衆降　上曰吾聞汝江右名賢也即用爲領兵總管合肥人楊璟儒家子

讀書不喜章句好武略因亂聚衆保鄉里 上取太平率衆渡江來歸授管軍萬戶 上既破滅陳也先其子兆先復集兵屯方山丙申三月 上率諸軍進取金陵復破方山營擒兆先釋而用之元將康茂才蘄州人結義兵捍寇江上累功遷都元帥我師渡江大破之常遇春兵盡殲其精銳茂才收合潰散屯天寧洲我師又破之茂才奔金陵 上既取金陵茂才欲奔鎮江我師又追及茂才乃率所部三千人降言前日之戰各為其主事至於此死生惟命 上笑而釋之令統所部兵從征 只是以收攬人才為先著 上遣徐達等下鎮江謂達曰鎮江有秦元之者才器老成可用爾入城為吾

訪之元之名從龍仕元爲行臺侍御史會兵亂以老辭位居鎭江達至訪得之上命文正文忠以白金文綺往聘從龍至上親出城迎入遂與同處朝夕咨訪時政常稱爲老先生而不名定遠人王弼有膂力膽略遇人善用雙刀因亂集鄕里壯士結寨於三臺山率所部來歸上命宿衛帳下丁酉四月上親督師下寧國執元將朱亮祖亮祖六安人爲元義兵元帥初上克太平時亮祖降上賜以金幣仍舊官居數月復叛歸元守寧國數敗我師軍中爲所獲者六千人諸將弗能當常遇春與戰亦被創還上親督徐達等奮攻之亮祖兵敗城下被獲上曰

今將何如對曰非得已也生則盡力死則死爾　上壯而釋之使從征宣賊七月命鄧愈胡大海率兵取徽州守臣走元帥汪同以衆降戊戌以李文忠胡大海守嚴州得鄧彥仁命為指揮使司都事使和協文忠大海不為異　上率諸將親征浙東道徽州召儒士唐仲實姚璉等咨訪時政又聞前學正朱升名召問之升對曰高築墻廣積糧緩稱王　上悅其言命預帷幄密議又得楊國興使從征湖口未幾命為元帥守宜興十二月至蘭溪時和州人王宗顯少業儒避亂僑居嚴州胡大海以宗顯見　上　上曰是與我同鄉里遂用之命探婺州城中盡得其虛實攻破

之改婺州爲寧越府以宗顯知府事召儒士許元葉瓚玉胡翰江仲山等皆會食中書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史又命宗顯開郡學招延儒士葉儀爲經師戴良爲學正吳沈徐原爲訓導已亥春欒平儒士許瑗謁 上于金華曰方今元祚垂盡四海鼎沸豪傑之士勢不獨安夫有勇略者可以馭雄才有奇識者然後知奇士閣下欲掃除僭亂非收覽豪傑難以成功 上即拜瑗博士冬十一月命胡大海等進攻處州元部將胡深守龍泉見元將士多怠弛不用命深知天命有歸乃棄其軍間道來降且獻取處州策大海用其言破處州 上征浙東時胡大海薦劉基宋濂

章溢葉琛之賢可用李文忠守金華又薦王禕許元黃天錫諸儒　上皆遣使以書幣徵之庚子三月劉基宋濂章溢葉琛至建康謁見　上喜甚曰吾爲天下屈四先生從容與論經史及咨訪時政甚見尊禮命有司創禮賢館處之宋濂浦江人以文章行義爲時所重嘗教授義門鄭氏家章溢龍泉人葉琛麗水人皆智略過人避亂隱田里至是俱以聘至　上問陶安四人之才如何安對曰臣謀略不及劉基文學不及宋濂治民之才不如章溢葉琛　上召劉基侍帷幄預謀機務以宋濂爲江南等處儒學提舉遣世子受經溢琛並爲營田司僉事元福建行省參政袁

天祿見　王師下浙東知天命有在遣古田縣尹林文廣以福寧州來納款　上賜書褒嘉之七月故徐壽輝將于光徐椿以饒州來附　上命鄧愈往納之于光等遂從愈屢敗僞漢兵饒州以安陳友諒殺趙普勝而用普勝將張志雄從侵建康友諒敗志雄與梁鉉被擒皆降志雄因獻取安慶之策　上用之遂克安慶元將薛顯沛縣人有勇略守泗州辛丑三月聞我師克高郵遂以泗州來降　上以爲指揮使從征八月　上親征友諒趨江州友諒將丁普郎迎降遂克江州宿州傅友德勇略冠一時初從山東李喜之敗歸明玉珍不能用率所部從陳友諒于武昌及

上攻江州友德知天命有在率衆來降　上知其才即命爲將　上遣使招諭江西諸郡友諒將胡廷瑞守南昌遣使來約降請無散離其部衆壬寅春　上幸南昌廷瑞遂迎謁建昌守將王溥袁州守將歐普祥黄彬餘干守將吳宏寧州守將陳龍吉安守將孫本立皆率衆來降　上悉慰納之安豐曹良臣英毅剛斷爲衆所推聚衆立柵禦寇又韓政亦集衆千人自保至是皆率所部來歸　上嘉之授良臣江淮行省參政政江淮行省平章甲辰春　上旣敗滅陳友諒句容儒士戎簡入見　上曰主上向敗友諒于九江何不乘勝抵武昌而乃復還金陵後雖克之勞費

多矣、上曰事有緩急兵貴權宜陳氏之敗我豈不知乘勝蹴之兵法曰窮寇勿追若追之急彼必死鬭故縱之使偏師綴其後知彼創殘之餘必不能戰也故全城降附一則我師不傷二則生靈獲全三則保全知勇所得不亦多乎簡深歎服他日 上謂諸將曰鄱陽之役當時諸將亦有勸我邀之下流而以全師趨武昌者雖非吾意然軍中以爲奇謀不意我簡亦能言之丙午冬建宗廟社稷得冷

謙與周顛仙張三丰皆異人

謙命製樂謙深明音律令樂器樂舞皆謙所製又善幻術後以道人盜帑藏事覺得非以幻術遁免不知所終戊申春 上即大位命將征廣東時元廣東左丞何眞者東莞

人少英偉好書劍元末仕爲河源務副使以亂故棄官歸鄉里後討平東莞王成陳仲玉之亂元授以江西分省左丞至是　上遣廖永忠等平廣東先以書招諭眞籍所部郡縣戶口兵馬錢糧遣使上印綬歸附永忠以聞　上嘉其保境息民下詔引竇融李勣事褒之召眞入朝賜宴厚加賞賚　上遣徐達等北伐中原四月師克裕州執元守將平章郭雲勇力有謀略河南郡縣皆下雲獨守裕州招之不從後兵敗被執　上釋而用之

開國諸臣緣起

滁陽王郭子興者、其先曹州人也、父曰郭公、善日者言、以其術遊濠之定遠、定遠人信之、業稍饒矣、而尚未娶、里中富翁某有女而瞽、郭公爲推其干支、曰、是命富貴、翁笑曰、以瞽故未有歸、何貴爲、郭公乃請曰、不鄙庸陋、能見壻否、翁許之、郭遂委禽自贅、女歸郭公、而術益售、槖日益盈、遂大買田宅、爲定遠富人、有三子一女、而子興其仲也、郭公殁、而三子俱精積著、踰於郭公時、至偵邑屬元季、人思亂、訛言大興、子興忽心動、遂大出其槖、椎牛酒、散錢帛、結納豪勇、至正壬辰、羣盗蝟起淮南北、子興從里中少年數千

人襲濠州據之與軍蒼頭畢會而　帝自皇覺寺仗劒趨濠爲門者止以爲間諜將聞之子興而害之子興適巡行驟見大驚異其貌解縛與語更置帳下俾長十夫日引與謀事時元兵數來試子興驍勇善戰每出則　帝從傍翼衛跳盪無前斬首捕生過當於是　帝日益重而宿州人馬公者嘗避讐定遠與子興交善從之濠而病將歿唯一女以托子興曰爲我擇所歸子興撫之如已女一日謂其妻張夫人曰吾部曲不少而所見無如朱某者必且貴馬氏女亦當貴遂女之是爲　孝慈皇后時同據濠州者孫德崖等四人與子興而五俱自稱元帥四人者戇一而鹵[illegible]

事鹵略無遠志子興意輕之戚悵而令謀挫子興郭公會與語多不酬子興怒拂衣歸德崖等乃共決自是多稱疾不與會　帝乘間說曰彼日益合而我日益孤不已權將宅往於是子興乃勉强出會未幾而齊之敗將彭早住趙均用各以其餘衆來德崖等納焉以其故盜魁有名也而爭推之更出其下早住頗有權畧子興畧與相善而薄均用德崖等乃間均用曰郭某目中只有彭將軍與不復有將軍也於是德崖乃謀乘子興出饗而縛之置於窯　帝適於他部歸或謂事叵測宜匿　帝曰郭公吾生父也亟馳至家問知其爲德崖縛曰唯彭公力能得之率子興之

二子急馳以語早住早住怒曰我在誰敢魚肉而公介而與偕至德崖寨破械出之則虜撓矣已而元兵大至圍濠急乃解讐合力拒守凡五閱月始解早住均用俱稱王而子興等爲元帥如故乃使 帝行收兵得七百餘人自益復使 帝以三百人往誘劫定遠張家堡得壯士三千人遂以三千人襲元張知院橫澗山寨走之收其兵二萬而卽以其兵攻下滁州彭趙二人爭權而鬬彭中流矢趙均用因併彭故部曲而銜子興子興危甚 帝乃行金賂均用親信使說之曰公昔困于彭城南趨濠若使郭公閉壁不納肉膚手矣得濠而據其上更欲害之不祥且郭公

易圖耳其別部之在滁者兵勢重可慮也均用乃縱子興率其兵萬人入滁而　帝所部已三萬餘士壯而整子興大悅悉收其兵已有讒　帝者謂且欲自王子興遂紲　帝權奪其左右用事者使吏于它將諸挑生游徽危任乃委之　帝益自力毎戰輒有功然不摽掠無所以獻　高后知之乃悉其資裝賂張夫人謂子興曰公知所以得至此乎趙王服掌公畏朱某而舍之今舍朱某奚托也子興悟乃稍信用　帝子興以名號徽欲都滁自王　帝曰滁未易都亦未易王夫滁山城也不可以進取亟稱王元且舉而攻我子興為寇會滁饑子興會諸將與謀所向　帝

曰、猶、和、陽、可、圖、然、當以計取之、爲子輿畫策、遂取和陽、亡
何、淳故帥孫德崖饑、以其衆就食和陽、帝納之、子輿以
德崖之見納也、怒而來視師、德崖謂 帝曰、若翁來、我且
他徙、於是 帝出餞德崖軍中、敘人于二十里外、卽報軍
亂、遂爲其衆所留、則德崖亦已見執於子輿、鎖其項而寘
之飲酒矣、子輿聞 帝被留、大驚、如失左右手、别使所親
信爲質、使贖 帝歸、與德崖盟而縱之、子輿性剛急、實欲
甘心德崖、以 帝故強縱之、既失之、悒悒不樂、遂發病以
子輿薨、終之時、兵不能當 帝十之三、而其存者皆已歸
心於 帝矣、孫德崖留而欲來、有其衆時 帝别將與元

確戰不能救子興之子其其懼而使張天祐請降於僞宋主韓林兒天祐還致林兒命以郭其爲都元帥天祐爲副元帥 帝爲左副元帥時 帝略巢湖兵破蠻子海牙渡江取太平擁衆且數十萬矣三子纍然北面其長者與天祐從攻集慶路戰歿次子陷于賊歿少者以失職爲不利歿或曰皆 帝意子興遂絕有一女爲 帝貴妃生蜀豫谷諸王 二帝既有天下居恒念非子興無以有今日且被之不克遂王號以我阻之故即位之元年即追封爲滁陽王而命有司建祠滁州以中牢祀歲歲不絕十六年 詔太常丞張來儀爲之碑

弇州外史曰來儀于辭多避少遂不得稱信史故因國史而敘次之如右豪傑之典必有所憑藉然未有如滁陽王者識眞龍於豫且之網而活之且假以雲雨焉非子而子非女而女　帝之有天下則誰力也物無兩大中道而殂顧胤斬　聖代雖血食世世不絕焉足當報哉焉足當報哉

陳建曰滁帥乏樞王命定計　上曰困守孤城誠非計今欲謀所向惟和陽可圖然其城小而堅可以計取難以力勝王曰何如　上曰向攻民寨時得民兵號三千其文曰廬州路義兵士皆勇敢可令椎髻左衽衣靑衣背懸之

以四槖駞載賞物聲言廬州兵送使者入和陽賞賚將士和陽兵見之必納因以絳衣兵千人繼其後相距十餘里候青衣薄城舉火爲應絳衣兵即鼓行而趨取之必矣王曰善於是命張天祐湯和等將青衣兵趙繼祖爲使者前行耿再成將絳衣兵繼進會天祐等就食他道失期不至再成見過期不舉火意天祐已入城遂率衆抵城下元守將也先帖木兒閉城門以飛橋縋兵出戰再成戰不利中流矢走元兵追三十餘里會日暮收兵還天祐兵始至適與元兵遇急擊之元兵敗追至小西門湯和奪其橋而登遂據城也先帖木兒遁去再成等尚不知天祐入和陽徵

兵歸報王謂天祐等衆巳陷沒王大驚答　上失策俄報元兵至滁州遣使來招降王益恐召　上與謀時兵皆出城中守備單弱　上令合滁三門兵於南門外使填塞街市呼元使者入叱令膝行見王王諭之多失辭　上每翌之衆欲殺使者　上曰兵出城虛若殺其使彼謂我怯故殺之以滅口是速其來也不如恐以大言縱使去彼必不敢進王從之王時猶未知巳拔和陽命　上率二千人往收敗卒　上率徐達李善長等進抵城下始知天祐等巳據和州　上乃入撫定城中王遂命　上總和陽兵　上聞諸將破和陽時多殺掠民間夫婦不相保乃召諸將諭

之曰軍無紀律何以安衆凡軍中所掠婦女當悉還之於是夫婦皆相携而往室家得完民大感悅　上既總大兵謀斷出諸將右遂定渡江之計

高岱曰我　聖祖之駐滁和爲取金陵計耳蓋金陵非大衆未易克而衆非滁和豈能久集故略定遠以集衆據滁和以俟時乃居濠城不能展尺寸及出濠至定遠即有衆數萬駐滁陽鬱鬱不自得舍滁而和則能大振軍威乃知蛟龍雖不能不藉雲雨而騰躍變化終不可受制於人使漢高不遣入關光武不遣狥河北則亦更始懷王之牙將耳然則郭元帥雖有翼植之恩而我　聖祖所以報之亦

至、又以其所自創之滁陽、奉亦爲主帥、此豈人所易能哉、
王祀滁陽廟食百世、更始懷王、未之有也、

李禿翁曰、高岱之論滁陽王、最當矣、

開國諸臣本根

丙午三月、上率諸軍攻金陵、元御史大夫福壽盡力來禦、久不能支、城破、百寮皆奔潰、福壽獨據胡床、坐鳳凰臺指揮左右、或勸之去、叱曰、吾爲重臣、城存則存、城破則死、豈有去理、俄而兵四集、遂遇害、上入城、嘉其忠、命爲棺衾禮葬之、又以元臣余闕守安慶、力禦陳友諒將趙普勝、後城破不屈死、命安慶廟祀、其後取元降臣危素曰、盡往守安慶余闕廟是也

陳建曰、褒死所以勵生、獎往所以勸來、夫敵人之臣、盡力以禦我、一旦自敗、不喜其敗、亦已矣、况嘉其能盡力、而以

禮殯葬之乎我　聖祖之禮葬福壽廟祀余闕蓋撥亂救民顯忠勸義眞帝王之師不可以矯强而至也

熙朝名臣實錄卷二

秣陵　焦竑　輯

金陵陳靜誠先生

公名遇字中行曹人先世義甫宋翰林學士徙居建康因家焉大王父執中淮南諸路兵馬都統制王父文德溧陽縣判父幸之元淮南鹽課提舉公姿稟純粹識度超遠博通經史尤邃先天之學元末爲江東明道書院山長扁所居之室曰靜誠人稱靜誠先生　高皇帝渡江御史秦元之薦公學識不羣因以書聘之曰予因胡元入主海宇瓜分豪傑兵爭干戈四起予提兵東渡遂取臺城歷思自古

英雄創業誠難獨理和門雖多將士帷幄尚乏主持恒側席以求賢與詢謀而開國比聞先生世居江左名德蔚然學貫三史六經博覽兵書百技才兼文武超越等倫賢哲天生實我良輔昔湯文曾徵伊呂先主猶聘孔明予不敢以前代明王自期先生當以伊呂孔明爲法儻以生民爲念應天順人敷陳遠略非欲奮武實以安民勛成大業列爵胙土子孫傳襲與國終始豈不偉與拱竢車塵起展素蘊蓄丙申四月八日也既見與語大悅遲策帷中日見親信幸其第者三諸計畫多祕不傳甲辰　上即吳王位賜冠帶授供奉司丞不受戊申　上即帝位公陳治道以復

中國先王禮敎爲首務三授翰林學士皆不受乃賜肩輿一衛士十人護其出入洪武庚戌春常奉　命至浙江還朝密有所陳賜白金彩段除中書左丞力辭辛亥　召對華蓋殿賜坐命草平西詔授禮部侍郎兼弘文館大學士復辭時西域進馬甚奇公見之引漢故事爲諫　上大悅賜大銀一錠除太常少卿又辭　上曰士有志節者不以功名關懷朕不强卿以成卿之名也自是每燕閒輒召問保國安民大計時功臣蒙譴者多公力爲救解多所全釋

上嘗諭曰先生有子今帶刀侍朕對曰臣三子皆幼俟其成立圖補報　上說賜兼金對衣當是時　上之寵禮

諸公侯卿大夫無敢望者甲子秋病作醫療踵至尋卒
上震悼不已遣官賻祭加東園祕器賜葬鍾山 上所賜
詩文翰墨甚多并公著述嘗燬于火今畧見世德錄云弟
中復嘗隨公侍 上永樂中翰林待詔善繪事子欽誠早
卒恭由鄉貢仕至工部尚書文章政事克世其家鄭緒簡
曰 上以武功創業顧喜接耆儒時江西鉛山龔斅學博
行淳鄉鄙人皆向慕之 國初以明經為府學教授御史
葉孟芳薦之徵至京洪武十三年秋 上坐武英殿西廡
見諸儒使言志皆曰不敢上負 聖主自棄明時 上大
喜始制四輔官以王本杜佑龔斅為春官杜斅趙民望吳

源爲夏官秋官冬官缺今兼攝杜斆壺關人勤苦力學精通易書詩吳源典化府儒學教授與王本俱以儒士行誼著聞

李贄曰夫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此常理也然世間固有謀其政而不在其位者則常理之所未有從古之所未有而于靜誠陳公僅見之矣後此若姚恭靖亦可謂能處身於遇主之際者而戀戀一少師之榮終身役于殿陛而不肯去則亦稍優于劉誠意而已矣其視公不太遠乎嗚呼胡惟庸之藥不待嘗也天官之九級不待歷歷下上也故吾以陳靜誠爲我朝名臣之第一

人也。

青田劉文成先生

公名基、字伯溫、處州青田人。少穎悟絕羣、讀書過目輒誦、善經學、工屬文、旁通天官陰符家言。元末舉進士、授瑞州高安丞。故秘書監揭傒斯見而奇之曰、子魏玄成流也、而英特殆過之。應行省辟、與幕僚議不合、投劾去。再補江浙儒學副提舉、充考官、復論御史失職、受臺抨、再投劾歸。乃與魯道元宇文公諒日縱酒呼博、遊武林、泛西湖、見異雲起西北、衆皆謂慶雲、公獨引滿不顧、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西蜀趙元澤復奇

公曰公乃受魏玄成司邪非諸葛武侯宋易當也方谷珍反海上省憲舉公爲行省都事谷珍知不能抗乃使人浮海至燕以重賂賄元用事者下有司招撫授谷珍以官公言賊弱易與今不除乃厚撫之益長賊計用事者以先入谷珍賂大怒謂公失天子憫念元元至意當斬羈管紹興路公感憤慟哭流血欲自殺賴門人密理沙等力阻得不死自是放浪紹興諸山水所遊必有記又多爲歌詩自適而谷珍益横肆不可制盜所在蜂起行省乃復以都事委公公受兵且撫且討寇悉平是時石抹宜孫爲樞密院判負義幹公與之相犄角軍聲大振自樞密經歷遷行省郎

中而用事者右方氏僅以公故儒學副提舉資遷總管府判公既左轉又失兵乃納告身庭中拜曰臣不敢負世祖皇帝無所措足矣遂逃歸青田山著郁離子十卷以見志衆避谷珍多依公自保會　太祖巳下金華定括蒼公置酒延客指乾象示之曰此豈人力也邪會　上使孫炎以金帛來聘公乃付其衆於弟囑曰衆善保境毋爲方氏所窺即日同章溢葉琛間道走金陵且謂溢琛吾西湖言驗矣既見　上陳時務一十八策　上大悅俄陳友諒傾國入寇壓金陵軍勢張甚　上欲發兵禦之而衆恇擾不決有請背城借一者有以鍾山王氣請奔據者有勸納款者

公後至獨張目不言。上爲起入內趣召公公言先斬主納款及奔鍾山者。上固問計安出乃曰賊驕矣誘之深入而伏兵徼取之故易易耳取威定霸在此舉而言納款及奔何也。上於是決策誘破友諒盡覆其衆以克敵賞酬公公辭不受時 上雖以定江東稱 吳國公而中書省設小明王座猶奉韓林兒公怒罵不拜曰何爲奉牧豎者爲 上陳天命所在。上感悟始定征討大計師攻友諒之皖城不下公謂彈丸地何足久勞師友諒膽破矣急進薄江州彼必遁江州下皖城焉往友諒果遁都督馮勝攻其城 上使公授之方畧公以一赫蹏封曰夜半出兵

至某所見某方青雲起即設伏頃有黑雲起者賊伏也勿輕動日中昃而黑雲漸薄回與青雲接者賊歸也衘枚躡其後擊之可盡擒也勝啟讀亦未敢信已而青雲黑雲起具如公言遂奉而破賊取其城友諒之丞相胡廷瑞使其子請以洪都降有所要質 上難之公從後蹴所坐胡床上悟而許洪都下前是公以母喪告歸 上固留不得行至是復申前請始許公至衢而苗軍叛殺金華栝蒼守將胡大海耿再成等衢人洶洶其將夏毅憂甚迎公入衆即帖伏公爲移書諸屬邑俾固守俟邵平章之兵而悉誅諸叛將公治葬畢因騰書宜 上威德以示方氏方氏遂請

降俄驛召還道建德而張士誠來寇李文忠時爲帥奮欲擊之公使勿擊曰三日後必走走而尾之可盡擒也三日公登城望曰賊走矣衆見其壁壘旗幟如故且聞嚴鼓聲莫敢發公復趣之至其所則空壁所留皆老弱追而殲之東陽悉獲其衆公入謝　上從容問曰吾欲取陳友諒張士誠而師生謂士誠密邇且富而弱宜先若爲我策之公對曰陳氏據上游竊名號乃心無日忘我此不宜久蘊崇之取陳氏士誠則囊中物矣會友諒復攻洪都　上遂率師迎敵之大戰于彭蠡湖雖小利尚未決公請移軍湖口以金木相犯日決勝陳氏遂平是時張中亦在師中所謂

鐵冠道人者臨川人其于破友諒筴美尤神絶他占驗亦稱是愈於公謀斷勿如也置太史令秩正三品公領之日中有黑子公奏東南當失一大將俄而參軍胡深伐陳友定敗沒 上方欲刑人而公適入亟語之夢以頭有血而土傅之故欲應之公曰頭上血衆也傅以土得衆且得土也應在三日 上爲停三日待之而海寧降 上大悦悉以所停囚付公縱歸里熒惑守心羣下皆惴惴以 上且有加僇公密奏宜下青罪巳以回天意 上從之衆乃安大旱 上特命公諗滯獄甫決雨隨澍將公敢爲 上所信嚮所言無不聽 上即位擢御史中丞領太史令如故

諸大典封賞冊拜皆公與左丞相李善長學士宋濂討定
爲之時處州七縣糧肯加於宋歲額五升而　上獨令青
田僅以五升爲額曰令鄉里子孫世世頌劉伯溫也時左
丞相李善長貴盛公獨事與抗議不相下善長不能平適
善長以事見譴意使凌說因彈之公言李舊勳且能輯和
諸將　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爲之地邪汝忠勲足任此
公頓首曰是如易柱必得大木乃可若束小木爲之將速
傾覆臣駑鈍豈堪此　上乃欲相中書左丞楊憲復問公
公素與憲善對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又問右丞汪廣洋曰
此褊淺殆甚于憲叅政胡惟庸何如曰用之僨轅破犂犢

也上曰吾固難之吾之相終無逾先生公對曰臣非不
自知臣疾惡太甚又不耐繁劇其後憲以怙寵[illegible]異
懊惟庸以大逆皆不良死會　上幸鳳陽公與左丞相居
守請于　上謂宋元以寬縱失國且今刑亂用重必使紀
綱肅而後惠政可施乃飭諸御史一切按劾權倖無所避
中書省都事李彬坐貪縱見法丞相以彬省察且素暱之
請公緩其獄公不聽獄具馳奏報可即斬之丞相大恚恨
俟　上歸訴公盛夏斬兩儤人於壇壝之下非所以奉承
天意　上惜公持其章不下而風公以病請告就醫青田
時洪武四年也時　上再幸鳳陽有欲建中都之意又銳

欲出塞滅王保保公瀕行謂中都曼衍非天子之居王保保不可輕明年大封功臣 手詔以公勳伐召赴京命兼弘文館學士已封其祖父皆永嘉郡公乃封公開國輔運守正文臣階資善大夫上護軍誠意伯勳級猶二品而祿二百五十石僅得忠誠伯之半又明年復予告歸里公既歸猶上章問 起居撰賀平蜀頌 上優詔答之嘗爲上陳甌閩事蓋甌括之間有隙地曰淡洋其南抵閩界曰三魁爲鹺盜藪方氏所由亂公奏于其地立巡司以控扼之其姦勿便也相率挾逃戍之卒以叛大豪復陰主之公時使其子璉上奏而不先白中書省胡惟庸左丞攝相事

衛公舊語使刑部劾公欲購廣洋地爲自墓不得則創立
[illegible]說以窘其人致激變疏上不問復請逮其子璉又不
詔而第令移文使公知奪其祿俾歲如故公馳入朝見
上但引咎自責不敢言歸矣惟庸遂代廣洋爲右丞相既
上之念公怠乃陽爲好者以八年正月挾醫來視疾公
飲之再覺有物積胸中如拳石又三月寢劇 上使問之
知不能起乃爲文以贈給驛舟護歸青田亡何竟卒年六
十五公且卒以生平所習天文秘書封授子璉曰服闋亟
上毋令後人習之爲書勸 上修德省刑祈天永命且寬
猛若循環毋持一端諸形勢要害之地宜宿重兵與京師

形勢相連絡授其次子仲璟曰惟庸方在事　上之無益不久必敗敗則　上必思我其時可竊聞也公爲人剛毅有大節慷慨敢言過天下利害果毅奮發不復反顧而揣摩事計多中其于天文尤懸斷不爽若鬼神初　上禮重之呼老先生而不名又時時謂人伯溫吾子房也然卒不以爲祖封拜亦輕最後　恩禮亦漸薄人以爲中惟庸間云洪武十三年　上誅左丞相惟庸等果復思公言　召其子璉拜考功監丞遷江西右參政蚤卒二十三年召璉子廌復故封誠意伯歲祿五百石子世襲二十五年卒子法幼而璉弟仲璟奏公遺疏拜閤門使遷谷王右長史靖

難師起、谷王開金川門降、而仲瑺獨不屈下獄、法亦停襲法子樞、孫曇、曾孫祿、至景泰中、上思公功授世襲翰林五經博士、子㦤前卒、孫瑜至弘治中因給事中吳士偉言、晉授處州衛指揮使、正德九年、賜誥曰、劉基學爲帝師、才稱王佐、孔明之任、豈聞人言、敬輿之謀、不負所學、占事考祥、明有徵驗、運籌畫策、動中機宜、渡江策士無雙、開國文臣第一、（文成不死矣）受爵能讓、懷辭金蹈海之風、成功不居、從辟穀封留之請、可謂明哲、允矣清貞、特贈爾爲太師、謚文成、嘉靖十八年、刑部郎中李諭言、臣鄉人劉基、宜侑享高廟、世其封爵、如徐達、上是諭言、下廷議、皆言高帝收覽

賢豪創造基業一時佐命功臣並軌宜翼而帷幄奇謀中原大計每每屬基故在軍有子房之稱剖封發孔明之喻基亡之後孫廌實嗣之太祖嘗召諭再三鐵券丹書誓言世祿廌嗣爵未幾旋即罷世襲圭裳於末裔委礪帶于空言或謂後亂孤貧勿克荷負或謂長陵紹統遂至疎嫌雖一辱塗泥傳聞多謬而載書盟府績效具存昔者武王興滅天下歸心成季無後爲善何勸基宜侑享太廟其九世孫指揮使瑜宜嗣伯爵伏惟聖明裁定制曰可公入祀太廟廡中瑜嗣誠意伯食祿七百石與世券二十年瑜卒子世延嗣

李宏甫曰公中忌者之毒以太直故曉而　上之顧寔薄以剛故其不肯爲子房之和光同塵曲巳藏身明矣此其人品識見實居留侯之前而世人惑于鬧見反以公爲不逮子房非也一進一退自有定數一勝一負自有定時而况于生死大事也迷者俟命而行達人知天巳定公旣精曉天文安有不知巳之死日在洪武八年而巳死之年僅六十又五也今槪公之封天文秘書以授子璉也且責令璉亟上之矣又爲書以授次子仲璟而曰必待惟庸敗後乃可密聞至十三年　上竟誅惟庸累坐夷滅者數萬果思公言召璉而拜官遂卒孫廌

繼之襲封誠意伯增祿五百石且予世券公一時剛直之所貽也不可以觀乎而仲璟復奏公遺疏拜閣門使璉與廌咸卒於洪武二十五年之前而仲璟獨著節于靖難之後公爲開國功臣第一仲璟爲靖難忠臣世濟其美孰謂公之獨授書于仲璟也爲無意哉故曰皆天也公唯知天而已不然何貴於知天文

楊文懿公曰子房不見詞章玄齡僅辦符檄公勳業造邦文章傳世可謂千古人豪或疑公逃事胡元專門象數何異訾伊尹之屢就恨周公之多才也子璉有文行

方 上手書問天象公條答言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

國威已立、自宜少濟以寬、或言有殺運三十年者、公慨然曰、使我任其事、掃除弊俗、一二年後、寬政可復、彼難星已過、勸　上急移他舟者、特星官之一枝耳、而烏足以槩先生與、

建昌周顛仙先生

太祖高皇帝御製文曰、顛仙姓周、自言南昌屬郡建昌人、年一十四歲、入南昌乞食于市、元至正間、忽入撫州、未幾仍歸南昌、歲將二十、凡新官到任、必謁見而訴之、其詞曰告太平、不數年、元天下大亂、所在英豪據險、其稱僭僞友諒者、帥烏合之衆以入南昌、顛不與語、未幾朕親帥舟

師復取南昌城降朕撫民既定而歸忽於南昌東華門道左見男子一人道傍朕謂左右曰此何人也左右皆曰顛人朕三月歸建業顛者六月至朕親出督工逢顛者來謁謂顛曰此來何爲對曰告太平如此者每出則逢之所告如前或左或右或前或後務以此言爲先有時遥見以手入胷討物置口中問其故曰虱子曰幾何對曰二三手當首見時卽言婆娘反又鄕談中常歌云世上甚麽動人心只有臙脂胚粉動得婆娘嫂裏人及問其故對曰你只這般只道般每每如此及告太平終日被此顛者所煩特以燒酒醉之暢飲弗醉明日又來仍以蟲多爲說於是製新

衣易之顛者舊稱𠩵問藏三寸許菖蒲一莖曰此物何用對曰細嚼飲水腹無痛朕細嚼水吞之是後顛者日顛不已命蒸之初以巨缸覆之令顛者居其內以五尺圍蘆薪緣缸爇之薪盡火消揭缸而視儼然如故是後復蒸之以五尺圍蘆薪一束半以缸覆顛者于內煅煉之薪盡火消揭缸視之其烟凝於缸底若張綿狀顛者微以首撼撼小水微出即醒無恙命旹食於蔣山寺月餘僧來告顛者有異狀與沙彌爭飯遂恐不食今半月矣朕命駕親往視之至寺遥見顛者來迎步趨無難容無饑色因盛殽修同享于翠微亭膳後朕密謂主僧曰令顛者清齋一月以視其

能否、主僧如命、防顛者于一室、朕每三日一問、問至二十有三日、果不飲膳、朕親往開之、諸軍將士、爭取酒肴以供之、大飽、皆不納、所飲食者、盡出之于地、良久、召至朕共享食如前、納之弗出、酒過且酣、先於朕歸、道傍側立、待朕至、顛者以手畫地成圈、指謂朕曰、爾打破箇桶、做箇桶、又問中見朕常歌曰、山東只好立一箇省、未幾、朕將西征九江、問顛曰、此行可乎、應聲曰可、朕謂顛曰、彼已稱帝、今與彼戰、豈不難乎、顛者故作顛態、仰面視屋上、久之、穩首正容、以手拂之曰、上面無他的、朕謂顛曰、此行爾偕往可乎、曰可、兵行帶往、至皖城、無風、舟師難行、顛乃曰、只管行、只管

有風無膽不行便無風於是諸軍上牽以船溝岸泝流而上不二三里微風漸起又不十里大風猛作揚帆長驅遂達小孤當中流江豚戲水顛者曰水怪見前損人多伴者來報朕不然其說顛果無知棄溺于江中至湖口食訖人數約有十七八人將顛領去湖口小江邊意在溺死去久而歸顛者同來問何不置之死地對曰難置之于死地語未既顛者猝謂朕欲食朕與之食食既顛者整頓精神衣服之類若遠行之狀至朕前搠躬釘項謂朕曰爾殺之朕謂曰彼爾煩多且縱你行遂粮粮而往去後莫知所之朕于彭蠡之中大戰之後回江上星列水師以據江勢假宁

試令人往匡廬之下、詢士居之民、要知顛者之有無、地荒人無、雖太平宮側草莽間、一民居之、對曰、前者俶有一瘦長人物、初至我處聲言好了、我告太平了、爾為民者、用心種田、後于我宅內、不食半月矣、深入匡廬、莫知所之、朕戰後歸來、癸卯圍武昌、甲辰平荊楚、乙巳入兩浙、戊申平吳越、下中原兩廣福建、天下混一、洪武癸亥八月、俶有赤脚僧名覺顯者、自言于匡廬深山巖壑中、見一老人、使我來謁　大明天子有說、問其說、乃云國祚、殿廷儀禮司以此奏、朕思馭宇內、至尊於黔黎之上、奉上下兩間、善聽善見、恐貽民笑、故不見答、是僧何候四年、仍往匡廬、意在欲見、

又四年、朕患熱症、幾將去世、俄而赤脚僧又至言天眼尊者、及周顛仙人遣其送藥、朕初又不欲見、少思之、既病人以藥來、雖假合見之、出與見、惠朕以藥、藥之名其一曰溫良藥二片、其一曰溫良石一塊、其用之方金盆子盛著背上、磨著金醆子內、喫一醆便好、朕服之初無甚異、初服在未時、間至上燈時、周身肉內搐掣、此藥之應也、當夜病愈、精神日强一日、服過三番、乃聞菖蒲香、醆底有丹沙沉墜、鮮紅異世有者、其赤脚僧云、其住天池寺內、去岩有五里餘、俄有徐道人來言、竹林寺見詩、其與同往見天眼尊者、坐竹林寺中、少頃、一披草衣者入、請天眼尊者、此何人詩、

曰即令人上詩又問曰詩將視看對曰已寫于石上㮣之果有詩二首朕謂赤脚曰還能記乎曰能即命錄之初見其詩粗俗無韻無聯似乎非詩者及遣人詣匡廬石取之使者至杳然矣朕復取是詩再覩其詞其字皆異尋常不在鐫石字耳國之休咎存亡之道已决矣故記之以示後人

學士浦江宋文憲先生

公名濂字景濂浦江人姙七月而生六歲能詩歌稍長文學益著初爲翰林國子編修辭入龍門山著書庚子徵至金陵除江南儒學提舉授　太子經壬寅　召講春秋左

氏傳、甲辰改起居注侍左右明年侍　上諭黃石公三畧又明年乙歸省　賜金帛　太子贈有加還家隻謝上書太子、　上覽書喜召語　太子書意洪武二年、徵總修元史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修國史時甘露屢降、　上問災祥之故對曰受命不於其天於其人休符不於其祥于其仁、　上嘗言古帝王當宴安之餘多好神仙朕謂國治民安心神恬康即神仙對曰漢武帝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帝好佛而異僧至使移此心以求賢天下有不平乎三年、坐議孔廟禮謫安遠知縣未幾召爲禮部主事五年陞太子贊善大夫　上問帝王宜讀何書公請讀眞德秀大學

衍義、上立取覽說之、令大書揭兩廡壁、六年、上坐于西廡、賜各大臣坐、令公講大學衍義司馬遷論黃老事、講畢、上曰、朕上畏天地下畏兆民、兢兢業業、不敢自逸、公離席頓首曰、天下幸甚、陞侍讀學士兼贊善大夫、令集歷代奸臣事為辨奸錄、分賜太子諸王、又命序 祖訓、參大明日曆、七年、日曆成一百卷、又擇言行之大者、為寶訓五卷、為序上之、公侍 上久、多所陳說、直諒不務文飾、上喜曰、卿可參大政、對曰、臣無他長、徒以文墨議論事上、頓首力辭、毎燕見、坐賜茶、詢舊章、講治道甚條析、至問廷臣臧否、第言其善者、公深密、不洩禁中語、有奏輒焚稿

嘗大書溫樹二字室中或問朝廷事指二字上嘗强公飲醉歡笑賦楚詞一章令侍臣咸賦醉學士歌曰後世知朕君臣同樂也九年除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上曰朕起布衣爲天子卿自草萊列侍從爲開國文人之首俾世世與國同休不亦美乎令太子選良馬賜公又爲良馬歌以賜時有上萬言疏者上怒其迂衍罪且不測問羣臣阿意者輒指其疏此不敬此誹謗召公問對曰彼應詔上疏本效忠無他上復覽疏頗有足采者召罵阿意者曰若等激吾怒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景濂幾不誤罪言者上嘗廷諭公曰古人太上爲聖其次爲

賢為君子若景濂事朕十九年曰無毀言身無飾行寵辱不驚始終無異不謂君子人乎匪唯君子抑可謂賢矣十年致仕賜緡綺御製文集太子贈衣三襲上曰朕最愼賞嘉卿忠誠故以賜卿卿今年壽幾何曰六十八歲上曰藏此綺三十二年作百歲衣公頓首謝公辭歲請一朝是年九月入朝上延問公屢矣及至大喜日侍上遊歷觀闕盤旋禁籞便殿侍食日晏始退上嘆曰純臣哉爾濂方今四夷皆知卿名卿自愛歲暮辭還既行數日上問公子璲曰朕疇昔之夜夢爾父笑談若曩時璲曰非陛下垂念臣父何以形之夢寐日本使奉勑請

文獻百金卻不受　上問公對曰　天朝侍從受小夷金
非所以崇國體十三年冬孫慎坐法論死公罪且不測太
子力救得釋安置茂州十四年五月行至夔卒年七十三
歲門人方太史曰當元之衰擄名號爭雄中國者十餘人
皆莫能得士　太祖定都金陵獨能聘禮太史公公始見
即勸不嗜殺人論道　上前授經　太子未嘗不言仁義
天下既定　上方稽古制治凡郊廟山川祠祀律歷禮樂
夷裔貢齋諸禮文大政皆太史公裁定　太子寬大仁明
天下歸心愛戴太史公之功居多海外諸夷朝貢倭國門
至必問太史公安否公墓初在夔永樂十一年孫恪以蜀

獻王命遷葬華陽罷祀田正德中謚文憲濂二子長瓚璐子三人愼愷恂皆無後次璲爲中書舍人子三人懌愠恪恪居華陽懌字子夷奉母孝獻王時賜粟帛懌力學攻書建文召入翰林爲侍書

李贄曰　上問公何以不受乞文之餽公對曰　天朝侍從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國體予謂公失對矣公亦不宜待問而後對也方請文時公卽宜疏列其事言屬國遣使求文須奏請　天朝待　皇上允許勑令某臣撰作乃敢作臣等既奉　勑而後撰文則日本必不可有所餽而得文也若受其餽卽爲私交願　聖上須降撰

文而令來使齎還所餽之金如此則　朝廷尊嚴小國
懷畏　聖上必且大喜矣而公何不知也予觀　上之
曲宴公嘗歎曰純臣哉而濂令四夷皆知卿名卿自愛
嗚呼危哉斯嘆芒刺眞若在背而公又尚不知何也已
告老而歸仍請歲歲入　朝欲以辭學士而奉魚水此
其意不過爲子孫宗族世世光寵之計耳愛孫之念太
殷也孫愼怙勢作威坐法自累則公實累之矣且幷累
公則亦公之自累非孫愼能累公也使即歸而即杜門
作浦江吏不令一人隸於仕籍孫輩亦何由而犯法乎
蓋公徒知溫室之樹不可對而不知殺身之禍固隱于

魚水而不在溫樹也俗儒亦知止足之戒徒守古語以為法程七十餘歲炊莽甕峽哀哉

義烏王忠文先生

公名禕字子充義烏人幼秀爽剛敏及長長身山立屹有偉度習古學師事黃溍戊子元政亂公爲書七八千言上時宰危素張起巖並薦不報隱青巖山著書戊戌徵公署中書省掾商略機務　上每稱子充不名問與論文章稱善因命采故實爲四言詩授　太子辛丑進平江西頌上覽頌喜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癸卯授江西儒學提舉司

校理外艱乙巳除侍禮郎兼引進使定議禮制遷起居注
丙午升同知南昌府禕披榛莽建府署撫瘡殘集徙散收
廩賢士搜除奸蠹經理廢壞郡得安輯　賜黃金帶丁未
召議郎位禮忤旨洪武元年降漳州府通判尋上疏言上
天以生物爲心雷霆霜雪有時而摶擊有時而肅殺然皆
暫而不常向使雷霆霜雪無時不有則上天生物之心息
矣洪武二年　召修元史爲總裁官徵逸士汪克寬胡翰
宋僖陶凱陳基趙壎曾魯高啟趙汸張文海徐尊生黄篪
傅恕王錡傅著謝徽十六人爲纂修官開局天界寺公史
事擅長裁煩剔穢力任筆削書成拜翰林待制同知制誥

兼國史院編修官三年預教大本堂公經明理達善開道召對殿廷必賜坐從容宴語未久奉使土番尋　召還五年往諭雲南六月至諭梁王亟宜奉版圖歸職方不然天討旦夕且至梁王不聽館别室數月又諭曰　朝廷以雲南百萬生聚不欲殲于鋒刃曾不聞元綱解紐天兵西征不五六年天下大定爾恃險遠旅拒　明命龍驤鷁艫會戰昆明悔無及矣梁王駭服有降意即爲改館會元遣使脫脫至雲南覘梁王有二心欲迫殺我使以固其意梁王持兩可不決匿公民間脫脫聞之詰梁王不得已出公與脫脫相見脫脫欲屈公公罵曰天訖汝元命我　朝實

代之汝如爝火余燼尚欲與日月爭光耶我將命遠來豈爲汝屈有死而已顧梁王曰汝朝殺我大兵旦夕至六年十二月竟被害瘞地藏寺北年五十二子紳字仲縉博學能文洪武二十九年走雲南求父遺骸不得述滇南慟哭記建文元年四月紳上言父死節狀下翰林議贈公翰林院學士奉議大夫諡文節正統六年又贈公翰林學士諡忠文公殁之明年宜興吳雲使雲南雲字友雲敏達善詞賦洪武初以故官　召授弘文館校書郎改渭南丞有善政歷升刑部郎中磨勘司令刑部尚書出爲湖廣叅政坐事被逮　上憐其才釋之謂雲曰雲南未奉正朔卿能爲

朕作陸賈乎對曰天命所在誰能逆之臣奉威德告以大
義彼必附順若寘頑不從興師未晚七年九月遣行會雲
南使鐵知院等二十人使漠北為我獲　上釋二十人與
雲俱至沙糖口二十人者謀曰吾屬奉使不達中道被執
而還罪必死共説誘雲令胡服辮髮詐為元使者又逼令
改　制書共紿梁王雲不從以死自誓竟被害梁王遣人
收雲骨葬劉給孤寺子黻以雲死事得入國子監弘治中
徐文靖公言于　朝贈刑部尚書謚忠節與公並祠雲南
嘉靖中又官其曾孫承宗中書舍人

姑孰郡公當塗陶先生

公名安字主敬當塗人少敏悟有大志博涉經史元書院山長乙未與耆儒李習率父老出城迎　上召語時事公曰今豪傑爭雄志在子女玉帛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順天人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　上曰善吾欲取金陵何如對曰金陵古帝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據其形勢出臨四方何向不克　上又曰善留參幕府習知府太平未幾公爲都事丙申從克金陵升左司郎中贊機務既而得劉宋章葉四公上問四人者何如對曰臣謀畧不如基學問不如濂治民之才不如溢琛辛丑知黃州寬賦省徭招來流亡民庶悅

服甲辰移知饒州　賜詩以行時征伐用急公葬諭民樂輸軍興不乏歲乙巳信州賊攻城公與千戶宋炳率吏民分城拒守選卒爲遊兵晝夜巡捍公登城諭賊曰爾皆吾民反爲賊用得無失計乎衆曰使皆如太守豈有今日城卽破不相害會援兵至賊大敗遁去諸將怒請盡屠從賊者公曰民爲賊脅奈何殺之不許明年入朝　吳元年初置翰林院召爲學士知制誥兼修國史時召四方宿儒集議禮制公總裁定修律爲議律官洪武元年　上嘗賜公對國朝謀畧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御史有言公隱過者　上曰朕素知安安豈有此且爾何從知對曰聞之道

路、上曰御史取道路言毀譽人以此爲盡職可乎立黜
御史初罷山東行中書省調江西行省參政汪廣洋山東
公出江西爲參政 上曰朕渡江初卿首率父老見軍門
爲朕陳王道論時務深合朕心朝夕幕府裨益良多繼入
翰林益聞讜論江西上游都會擇卿撫治公寬仁達吏事
政績益著四年卒年五十七疾劇猶草上時務十二事贈
姑熟郡公國初諸禮多公裁定大祀禮專用公議祫禘禮
定於詹同齋戒禮朱升五祀禮崔亮朝會禮劉基祝祭禮
魏觀軍禮陶凱

御史中丞章先生

公名溢字三益龍泉人壬辰斬黄妖寇犯龍泉執公從子存仁公憐存仁幼願代之賊聞公名大喜問計公正色曰若等皆有父母妻子偷為此滅族事賊怒并執公公紿守者乘間脫歸集里兵擊却賊上功行省授龍泉主簿辭結廬匡山又辟地入閩庚子　上徵公及劉宋葉三公至建業問曰我為天下屈四先生今四海紛紛何時定乎公對曰唯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擢僉營田司事巡行江東兩淮公乞省母病　賜金綺歸留子存厚　京師浙東始設提刑按察司公為僉事處州總制胡琛出師溫州還公守處州給餉平荆楚移僉事湖廣荆襄多廢地議分兵屯田且

控制中原　上善公言河內按察使宋思顏浙東按察使孔克仁僉事王㝢坐法辭連公憂懼　上曰予素知謐守法毋恐胡琛兵入閩陷沒處州幾變陞公浙東按察副使鎮處州公辭曰臣往任浙東無狀蒙恩獨原即陞臣官罪過益重疆場之事臣死不避副臬之命敢辭　上從之比至諸山寨巳叛公宣布　詔旨軍民感悅誅首叛者餘悉解散青田福建寇合攻慶元龍泉公守禦却賊苕陽賊寇隣邑遮平陽瑞安傳道公令子存道合平瑞兵擒賊水軍千戶任惟淵朱仲欽戍青田賊至仲欽逆戰惟淵走仲欽以無援故敗公即斬惟淵以徇溫州平請朝　京師　上

曰卿在邊良苦待平吳即召卿浙西諸郡平乃召公且命分兵征閩以存道守處州公入見　上諭羣臣曰溢雖儒臣父子宣力一方寇盜盡平功不在諸將後因問公征閩諸將對曰湯和出海道進胡廷瑞自江西入此必勝矣然閩中尤服李文忠威信若令文忠帥師從浦城取建寧則萬全計也　上立詔文忠出師如公策溫賊既降乃授公元帥還守之先是我師征溫失利輒叛去溫既平又請降公曰叛而復降納之無法奏斬賊洪武元年拜御史中丞尋兼太子贊善大夫公務存大體不屑細故或以爲言公曰憲臺百司儀表居其職者當先養人廉恥使避而不

犯登直恃搏擊爲哉、 上祀社稷大風雨還坐 外朝大怒議禮者得罪且不測、公曰風雨連朝無足爲怪、卽禮官失議、 皇上誠敬自足昭格願賜寬霽事遂已、存道部鄉兵萬五千、從李將軍平閩後復 詔存道兵從海道北征、公曰鄉兵本農入始令征閩許事平歸農今復調北征奥（[illegible]音奥）信不可、 上不應公曰兵已入閩者俾還州里昔背叛逆者宜籍爲軍使北征自贖則一舉而恩威著矣 上曰孰謂儒者迂先生强爲朕一行公至處乞終母喪 不許遣存厚還治喪公集鄉兵令存道部山丞嘉𣵀涉北行三上章乞終喪得允存道山崑山走京師見 上授處州衛指

揮副使戊上黨尋移平陽指揮同知公喪母哀毀疾作二年卒公性孝友誠確宏偉外若和緩至臨大事議論爭是非不避權勢必折衷於理存道征陽和遇虜斷頭山力戰歿

祭酒宋文恪先生

公名訥字仲敏滑人父壽卿仕元封魏國公謚忠肅公少承家教矩矱自檢性遲重不妄言笑齒胄館師友切磋學問該博益有造詣初舉進士爲鹽山知縣中更釋騷懷寶自晦洪武十三年徵詣公車除國子助教横經發難擊節摩蒙學者歸嚮嘗侍　上爲詩文渾徤古雅同游諸儒

晉推公十五年夏陞翰林學士時建太學 上幸學博士
與穀執經祭酒吳顒進講 上喜召公至奉天門令爲文
立碑太學是冬初置殿閣大學士公以翰林學士爲文淵
閣大學士嘗寒附火燎脅下衣傷膚 上聞之爲文警誨
曰脇者協也鬪火焚汝脇將非汝居內相不能協助人主
爲政神怒之也明年顒罷公自文淵閣遷祭酒會初開太
學太學徒日衆師生相訐教尼不行 上簡用公特與勑
又令曹國公督領監事公嚴繩準推恩義身言並教鍵碤
不遺餘力寢食學廨不復家宿一時士皆適用 上親御
制詞褒公公嘗應 詔陳安邊策言屯兵屯田之法 上

嘉納公病、遣中使諭卿稟天命之性、發仲尼之誠施巳
之幽德修道教人所以病不病而速差、以其有神也又嘗
言宋祭酒骨格必壽適有畫工至、命繪公像甚肖、上
喜吏部尚書余熂不喜公以事逐公去、上怒誅熂巳念
公老召其子望江主簿麟侍養二十三年卒于官年八十、
上爲文遣官致祭故事文臣四品無給喪費者給自公始
又遣行人祭于家爲治墳塋官其次子鄉邑訓導復祖爲
司業三十年秋以張顯宗韓克忠署祭酒司業事、上因
思公坐奉天門諭太學生曰宋訥作祭酒學規嚴肅秀才
循蹈規矩向學中用、朝廷以故得人訥善終朕禮送回

鄉葬又令途有司祭誚近年老秀才做祭酒懷異心不肯教誨改廢訥學規令命少年秀才署學事進犯學規重罪投没頭帖謗師長者首人賞銀百兩犯者凌遲没産正德中謚公文恪

司業劉子高先生

公名崧字子高太和人洪武三年以材學舉職方郎中歷北平按察副使坐事輸作　京師歸鄉十三年胡丞相誅上手勑召爲禮部侍郎未幾署吏部尚書請老與勑致仕十四年召致仕刑部尚書李敏爲國子祭酒起公司業公至上喜賜鞍馬未旬日遽得疾卒年六十一上爲

文祭公公居官十歲不以妻子相隨其爲北平按察副使携一童往至則遣還夜孤燈一榻讀書不輟五更衣冠起坐待旦捃摭遺逃慰安反側惟務寬厚存大體所著有北平八府志及詩文十八卷藏于家職方集行于世

李宏甫曰如此人安得有禍患

祭酒陶公

公名凱字中立臨海人博學善屬文洪武初薦與修元史選授　太子書尊除翰林應奉文字三年超升禮部尚書四年請建奉先殿乾清宮左　上日焚香朔望薦新及節序生辰祭用常饌行家人禮　上從之公每議禮與葉城

崔亮相可否亮亦有學識善論奏是歲請選人專任東宮官罷兼領職庶輔導有所責成　上曰古者不備官惟賢能是用朕以廷臣有才望勲德者兼東宮官非無謂也嘗慮廷臣與東宮官有不相能遂成嫌隙或生奸謀離間骨肉其禍非細朕今立法令府省臺官兼東宮贊輔之職父子一體君臣一心庶幾無相構之患五年公言漢唐皆有會要記載時政及起居注記言記事宜令臺省府各置銅匱簿錄　聖旨及時政依會要編類爲書　上從之出爲湖廣參政致仕八年　召爲國子祭酒尋老復以參政致仕自稱耐久道人　上聞之怒曰何自賤也尋竟坐罪公

姿性過人才高學博識見卓邈爲文千言立就初游吳楚文多激慨中更亂離去居深山中授經養親文多隱約明興應聘而起凡脩古禮文事多公論定又兼領翰林學士郡令封冊歌頌碑碣時時命公文章遂盛傳於世時有滁州楊訓文者元淮海書院山長遇亂不能去居江都吳元年徵爲起居注訓文學行政事亦有名

尚書詹公

公名同字同文徽婺源人甲辰天兵下武昌見上授國子博士陞考功郎中丙午爲起居注　上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秘府資省覽因謂公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

於世後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遺書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可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畧後世罕及至表章六經開闡聖學又有功于後世吾每于宮中無事輒觀孔子言如節用愛人使民以時眞治國之良規也洪武二年　諭公曰國史貴直筆昔唐太宗命直書建成之事欲以公天下也乎平日言行汝等皆當直書勿隱是年自翰林待制遷直學士明年陞侍讀學士　嘗諭公曰古人文章如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深恠險僻之語孔明出師表何嘗雕刻爲文而誠意溢出至今使人誦之自然忠義感激近世之士辭雖艱深意實淺近自今翰林爲文但取通道術達

時務無事浮藻洪武四年升吏部尚書六年爲翰林學士
承旨兼吏部尚書上言　陛下渡江已來征討平定之蹟
禮樂治道之詳雖有紀載尚未成書乞編日曆藏之金匱
以傳于後世　上從之命公與侍講學士宋訥爲總裁官
七年五月大明日曆成自　上起兵臨濠至六年癸丑冬
十二月凡征伐次第禮樂沿革刑政設施羣臣功過四夷
朝貢之類莫不具載爲一百卷藏金匱副在秘書監公及
宋訥又言日曆藏之　天府欲見不可得臣請如唐太宗
貞觀政要分類更輯爲書以傳天下後世　上從之分四
十類自敬天至制蠻夷凡五卷名　皇明寶訓自後凡有

聖政史官日記錄之隨類增入壽以翰林學士承旨致仕未幾復爲承旨翰林學士卒子徽歷官監察都御史僉都御史洪武十七年陞左都御史十九年上以徽奉職公勤復其家二十二年爲吏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明年以徽子太子洗馬紱爲尚寶司丞二十五年加太子少保兼吏部尚書都御史與李太師不相能徽從子希原爲中書舍人善大書兼歐虞顔柳凡宮殿城門坊扁皆希原書徽後坐藍黨死

大學士吳公

公名伯宗金谿人洪武四年進士第一人時初開科取士

賜袍笏冠帶擢禮部員外郎　命與學士宋訥同修大明日曆胡惟庸方用事欲人附已公性剛直不肯相屈下惟庸恨之八年惟庸竟中傷公謫居鳳陽公上書論時政因言惟庸專恣不法不宜獨在中書恐久之爲國患辭甚剴切　上得奏即召公還賜衣鈔使安南歸爲國子助教十二年進講　東宮明年改翰林典籍　上製十題命賦公援筆立就詞語峻潔　上曰伯宗才子賜織金錦衣十四年除太常寺丞辭明年改國子司業又固辭由是忤　旨貶陝西金縣學教諭至淮安　召還爲翰林檢討十五年初設殿閣學士公爲武英殿大學士十六年冬坐弟仲實

爲三河知縣，謫戍，人詞連公，復爲翰林檢詩，明年卒。公溫厚詳雅，博學能文章，所著有南宮、使交、成均、玉堂諸集。

大學士吳公

公名沉，字濬仲，金華人，故元國子博士師道子，博學善屬文。國初舉爲縣學訓導，疾辭。洪武十二年，薦授翰林待制，明年，降編脩，尋復爲待制。十五年，以應對失旨，左遷渭源學教諭，未行，改翰林典籍，陞東閣大學士。十六年，進精誠錄三卷，言敬天、忠君、孝親事，皆述五經四書語。上命公爲叙，時撰千家姓，公爲表進。未幾，考功劾怠事，降侍書，尋改國子博士。十九年秋，致仕。公嘗著辯言孔子封王

為非禮自是布政使夏寅祭酒丘濬皆以封孔子王及謚為非禮矣

大學士朱文恪公

公名善字備萬豐城人少穎敏好學九歲通經史大義能屬文元末兵亂隱山中洪武初為郡學教授八年　召廷試第一授翰林修撰十二年奏對失　旨謫敎遼東未至放還鄉里十七年　召為翰林待詔上疏論婚姻律　朝廷是之十八年升文淵閣大學士　上御文華殿公進讀心箴是年九月卒年七十二正德中謚文恪是時崇德鮑恂有名禮部主事劉庸薦恂余銓張紳張長年皆明經老

儒達治體可備顧問　上遣使驛召洪武十五年冬恂銓
長年三人先至恂年八十餘銓長年逾七十　上甚喜賜
坐顧問退就舍一日　上面命三人爲文華殿大學士力
辭老不任役使　上曰念卿等皆年高授此職煩輔導
東宮免卿等早朝日宴而入侍對不久當聽卿等致仕還
終餘年庶不負卿等平生所學卿等鄉里亦爲美談何爲
固辭皆言老且疾辭益力明日放還紳後至授陝西鄠學
教諭恂純心篤行好學能文耕稼自食受易吳澂所著有
大學傳義西漢集銓安吉人長年高郵人紳登州人皆以
學行稱崇德又有貝瓊隱居殳山博通經史尤工詩洪武

初徵修元史累官國子助教博士上嘗坐奉天殿召四助教貝瓊及會稽趙俶錢宰金華鄭濤諭曰汝一以孔子所定書誨諸生若蘇秦張儀由戰國尚詐故得行其說宜戒勿讀

太子少保唐公

公名鐸鳳陽人庚子從征江州授西安縣丞以至太子少保二十八年使龍州諭趙宗壽還復出參議總兵楊文軍事經畫守衛撫輯蠻猺公重厚不妄取予上初起兵即侍左右每以故舊遇之僚屬罪數連公上念公篤行皆不問時諸卿中詹徽以才勝公以德勝上嘗曰都御史

詹徽刑部掌部事唐鐸二人性行不同下人事之亦異徽剛斷嫉惡不容奸僞役吏髮蓬面垢容愁肌瘦不異囚以不得肆其貪故若是鐸始友及臣至今三十四載交不知變色口不出惡聲德有餘而才稍不足屢被小人詿誤極刑者數矣朕深知其德曲宥弗罪奸人忌徽剛則謗訕滿朝鐸厚重無疵又謂懦而無爲一切文移計稟皆舞文弄法賄賂公行鐸無可奈何嗚呼聰明決斷者以爲非淵德涵泪者以爲愚人心之不古有若此耶三十年卒年六十九卹賻最優

尚書開公

公名濟字來學洛陽人以明經舉為府學訓導陞國子助
教與胡丞相善以疾罷歸謫徙里中洪武十四年御史大
夫安然薦公有治才　召試刑部尚書未幾為真公勤敏
有為嘗奏令司置考功圖日書所行事稽覈勤怠　上甞
賜大第甚宏麗曰有司以此為式十五年謂公曰秀才今
徵致數千人宜嚴試受職公等條議以經明行修為一科
工習文辭為一科通曉四書為一科人品俊秀為一科言
有條理為一科曉達治道為一科六科備者為上三科已
上為中三科已下為下不通一科者不在擢中　上從之
公敏慧有才辯凡國家經制田賦獄訟公役河渠事衆莫

能裁定得公一算書即有條理品式可為世守公得 上

信任益舊勵效職他部事輒兼理人忌其才高又見

毋召公議事謗言遂起竟暴卒

祭酒樂公

公名韶鳳全椒人博學能文章有智畧謹厚自持乙未從

渡江洪武三年授起居注四年轉給事中遷中書省員外

郎再陞兵部侍郎尚書六年改侍講學士修 大明日曆

重定洪武正韻更製釋奠先師樂章尋移病免八年 召

作國子司業未幾陞祭酒尋致仕歸以壽終公有[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王才吾文質陳旭陳友此五人者並起巖穴 [illegible]

江取禾石奎體貌魁岸有才畧立功授總管守宜興洪武四年從征甘肅猝遇敵衆畏怖奎獨奮殊死戰敗之上青旭英毅多智識友有膽氣常居前鋒才尤材武文質攻醫授太醫院判奎才並都指揮使旭從靖難封雲陽伯友平蠻功封武平伯

學士劉公

公名三吾字如孫茶陵人洪武十七年通政使茹瑺薦徵至老矣而應對詳慎上喜除左贊善歷升翰林學士公博學通經史文章典麗既入翰林備顧問每預密議懿文太子卒上意在文皇嘗問公對曰皇孫年富世

適之子子没孫承適統禮也即立　燕王置秦晋二王何地上領之遂立建文君爲皇太孫十八年三月上省躬録初　上命儒臣編古帝皇祭祀災祥感應可爲鑒戒者爲存心録既又　命公編漢以來災異之應臣下者爲書賜名省躬録二十三年授晋世子經坐怠慢爲吏部左侍郎侯庸劾降國子博士未幾復學士二十六年以胥趙勉爲戸部尚書坐罪乞免官未幾又復學士　上厭表箋多諛詞纖巧命公及右賛善王俊華撰定須天下尋暴卒

太師丞相韓國李公

李善長者濠之定遠人少有志計讀書粗持文墨而以筴

事稱里中推爲祭酒元末盜起汝穎淮之南北俱大震善長欲從雄未果會　高帝爲濠帥子興大校以計得元横澗山兵二萬餘略滁陽善長被書生服進謁　上問知爲里中長者禮之遂收之以爲掌書記謂之曰君知羣雄之所以敗乎大帥與諸校不能相肺腑而中藉恃牘者爲關通往往市權而行恣使下不得上忠上不得下力以至于敗皮之不存毛又安傅且夫今持牘之得存者誰也善長頷首遷爲祭謀自是益專精爲　上謀筴諸將有來歸者善長與語察其材言之　上復爲　上布款誠使得自安而中有以事力相覊軼者委曲調護俾不至齟齬時子興

中流言內旋　上稍稍奪其兵又欲奪善長善長謝弗肯往　上曰主帥吾父也而安得辭善長固謝復往子興亦不復強壽子興歿　上代總其兵填和陽而元衆尤盛王子充怪樞密絆住等分營相侵軼　上屢破之時出襲雞籠山寨留少兵佐善長守曰敵至謹自保　上悉俘取其寨歸元諜知和陽兵少敢來襲善長設伏大敗之撻閻　上乃大悅曰孰謂而屢屢握策者也當令執戈者柄矣因謀渡江善長曰我兵衆食少舟楫不備姑少俟適巢湖將俞通海廖永安等以舟師萬餘粮數萬石來降善長乃說　上曰天贊我也既破蠻子海牙長驅泛牛渚拔采石遂乘

勝取太平　上之發采石也與善長謀置榜諭士卒有虜掠者必斬太平下即懸之五父遂肅然無敢犯　上稱太平興國翼大元帥以善長爲元帥府都事亡何從克建康東取鎭江先日　上佯怒諸當行者以不能戢下欲悉置之法善長力救廼解鎭江下民不知有兵善長乃與諸將謀奉　上爲吳國公置江南行中書省　上以右丞相領省事而善長拜參議與宋思顏李夢庚郭景祥陶安等俱爲省僚軍機進止章程賞罰十九取善長處分凡師行善長必留守轉調兵餉陳友諒既克我江州約張士誠夾攻我　上與善長謀使持友諒所知康茂才書誘之來許內

應而伏兵取之善長曰方患其來何爲更誘之　上曰友
諒躁而果雖與張士誠約不能待也小緩則士誠合而我
兩受敵矣友諒果至遂大敗其衆殲焉改樞密院爲大都
督府善長兼領其府司馬進中書省參知政事長省事
高帝之克江州兩平洪都援安豐討廬州下武昌善長皆
居守將吏帖服居民安堵尋奉　上爲吳王超拜善長右
相國時猶仍元制尚右逮僞漢平善長等稱賀列上彭蠡
死事將臣丁普郎等三十五人祀於康郎山復祀平章趙
德勝等十四人于洪都始善長請榷兩淮鹽立茶法既復
制錢法于洪都設三局湖廣開鐵冶定魚稅諸利孔斷若

煩悉而裁取有裨民不為困而國用益饒善長乃力請
上即帝位上曰吾居恒笑陳友諒甫得一隅而黃屋左
纛我安能復效之天命果在我自有時大將軍達已破平
士誠上猶以善長有轉餉勞乃見鼓門封宣國公賚賜
亡算上從容謂羣臣曰吾以布衣起兵時李相國里居
最密邇徐相國及它大將遠不過百里望自望貴今者賴
諸公之力舉天下大半雖然中原未平也於是善長與大
將軍謀北伐及徇東南諸州郡令善長與御史中丞劉基
等悉裁定律令戍賞賚有差善長乃復率羣臣勸進凡三
表乃許以即位儀上上御新宮告于上帝皇祇稱帝

賜英賢爲臣之輔蓋歸德善長達等既即位禮畢奉四代考妣爲帝后躬上冊寶于太廟尊立妃馬氏爲皇后封皇太子諸王善長皆充大禮使改中書左丞相善長請緣元舊以皇太子爲中書令上不許曰吾子尊師傅習經傳通古今識事宜他日軍國機務皆令敢聞何中書令也於是議制東宮官屬以善長兼太子少師授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餘如故已率禮官進議郊社宗廟禮上幸汴梁善長居守者三月一切息見宜行事尋奏定六部尚書以下官制議官民喪服三年朝賀東宮儀朝臣大小服色俸賜天下嶽瀆神祇名號封

建藩國功臣爵賞事無巨細悉委善長俾詳之中丞基左
丞楊憲而行之 命監修元史史成賞賚有差將大將軍
方與副將軍常遇春等將兵大者定中原小者亦取閩越
州郡善長居中雍容無所見績然 上自知之三年大封
賞謂善長雖無汗馬勞然事朕年久給足軍食其功甚大
因進封韓國公授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
夫左柱國太師參軍國事歲祿四千石子孫世世勿絕賜
鐵券仍免二死子免一死 誥辭謂東征西伐日不暇給
爾獨守國轉運粮儲供給器仗剸繁治劇和輯軍民漢有
蕭何比之于爾未必過也賚文綺帛百匹時大將軍達爲

无功位猶在善長下善長雖寬博有器畧然意忌不能專平參議李飲氷楊希聖恣而稍侵善長權善長按其罪奏黜之又與中丞基爭法而詬基不自安請告歸 上所寵任者張㫤楊憲汪廣洋胡惟庸㫤憲以事誅廣洋亦數譴而善長權寄如故既貴富極意稍溢而勬 上始微厭之明年引疾乞解任賜臨濠地若干頃佃戶稱是復爲置守冢百五十守仗士二十家與魏公等踰年病良已 命督吏士建臨濠宮殿既數月 上念善長行役久以牢醴若粱賜之復謂善長臨濠吾豐沛地數苦流移蕪萊不治今徙江南富民十有四萬田其地公爲我經畧毋使失所自

是留臨濠者數年 上推恩擢善長弟存義為太僕丞二子伸佐皆為羣收所官尋以長女臨安公主歸其子祺拜駙馬都尉初定婚禮公主修婦道甚備光寵赫奕時人豔稱之居一月而御史大夫汪廣洋陳寧疏糺太師善長自子祺尚主狎寵自恣 陛下病不視朝幾及旬而不知問候駙馬都尉祺六日不朝 宣至殿前又不施禮大不敬請付所司論法善長率子免冠請罪 上赦之又踰月而特勑追數善長過削其祿歲一千八百石善長自是意忽忽不自得尋起與曹國公文忠議軍國政凡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有大事悉聽裁審而後奏行督南郊圜丘工

洪武十三年御史中丞涂節告左丞相胡惟庸等反狀
上親鞫得狀其謂惟庸嘗以兄女妻善長弟存義子佑相
表裏爲威福其定遠故里第水中忽生石筍水濫數尺三
世塚皆夜有光惟燭天而數以事見督 上遂起邪謀誘
吉安侯陸仲亨平凉侯費聚使出招兵馬爲外應閒與存
義謀始圖之善長善長大驚曰爾言何爲者審欲盡滅九
族耶存義懼不敢應居旬日惟庸復謂存義術事成盡損
淮西地王太師以語善長善長心動乃嘆息起曰吾老矣
惟爾等所爲又旬日惟庸謁善長延之東西向坐屏左右
款語良久人不得聞但遙見頷首而已惟庸自是與倭通

俾以精兵爲貢船挾詐害 上而掠武庫兵入海 上乃
賜惟庸與御史大夫陳寧死時黨聚已前死羣臣請併誅
善長與吉安侯 上謂吾年二十七而識善長于兵間善
長年四十一所言多合遂命掌海書贊計畫爲功臣爵以
上公女女其子陸仲亨年十七父母兄弟俱亡以一升麥
藏草間朕見而呼之曰來遂從朕長育以功封侯此吾微
時股肱腹心其勿問遂止誅存義并赦佑時左大夫陳寧
伏法死右大夫安然罷歸復 命善長理臺事洪武二十
一年肅清逆黨榜列勳臣猶前善長又二年所善長已七
十七矣老不能檢飭其下嘗欲營第宅從信國公和假衛

卒三百人役和探得　上旨撫臂曰太師敢擅發兵耶密
以聞而復有謂坐惟庸株累當徙邊者皆豪而善長私之
數以給其親　上惡之會有言星變其占當移大臣於是
御史上書論劾善長　上復爲捕有義之子佑仲置獄獄
具謂惟庸初爲寧國令善長薦之超爲太常少卿以黃金
三百兩謝及惟庸反謀定善長遣家奴耿子忠等四十人
從皆厚得其金帛而惟庸復以西域古劍白玉壺玉刻蛟
龍螭桃杯酬善長羣臣奏請誅善長　不許仍手詔慰諭
之召詣　奉天門與語開創艱難爲流涕至右順門問羣
臣曰太師老矣吾欲曲宥佑仲以慰太師心羣臣固言

善長反狀明甚三尺法非陛下所得私上曰法如是奈何善長大慟曰臣誠負陛下之恩無面目見羣臣歸而自縊死佑佃及吉安侯皆坐棄市特赦諸子弗誅以禮葬善長郎其家都尉祺後數年卒有二子以公主推恩芳爲留守中衛指揮次茂旗手衛鎮撫後能世襲善長死之明年而御史解縉代虞部郎中王國用爲稱寃言善長與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勳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拜官人臣之分極矣富貴無復加矣藉令自圖不軌猶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則大謬不然矣夫人情愛其子必甚于兄弟之子安享萬全之富貴者

必不僥倖萬一之富貴善長于胡惟庸則猶子親耳於
陛下則親子女也使善長佐胡惟庸成不過勲臣第一而
已矣太師國公封侯封王而已矣尚主納妃而已矣寧復
有加于今日且善長豈不知天下之不可倖求取天下於
百戰而艱危也哉當元之季欲為此者何限莫不身為虀
粉覆宗絕祀能保首領者幾何人善長則乃身見之而以
衰倦之年身蹈之凡為此者必有深讐急變大不得已而
後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異脫禍今善長之子祺備 陛
骨肉之親無纖介之嫌何苦而忽為此若謂天象告變大
災則尤不可臣亦知善長已死言之無益所願 陛

下作戒將來耳上亦不罪

贊曰、 高帝神武所斷決皆自臆、而善長奉行之功胡能比蕭酇侯爵為上公位至太師贈王之約同於帶礪其班先徐武寧恩數百劉文成而中不惡人亦不與議夫人臣無將將必誅身從逆而再屈法以寬之必不得已而聽其自盡以禮葬卹、 帝之恩德不亦深且厚哉雖然其初獄抑何曖昧少證也隱之十年而後發發之後一獄辭視初十年而加詳嗟乎王國用之疏可味也已、

李贄曰善長安敢望蕭酇侯但特其一時同起豐沛跡相類耳漢高祖百戰以取天下年年遠征乃令酇侯獨

守關中數千里給餉增兵不絕厥功大矣且日夜惶惶
恐一言不合一舉措不慎卒無以當上心保首領最後
僅僅爲民請上林空地片語稍拂上意然亦有何罪而
遂至械繫畧不念故人勳舊之情也誰謂漢祖寬仁大
度者哉吾以爲必如我　太祖乃可稱寬仁大度也夫
君逸臣勞理也亦勢也我　二祖之勤勞不敢自暇逸
治天下二十二年如一日也昔之治天下于有天下之
後者曾有若是否也　二祖之勤勞天下如此故亦望
人之輔之也亦不顧親顧家而爲之者也而善長諸臣
無有一人能體其心者也今觀歐陽駙馬所尚者　馬

后親生公主也一犯茶禁即置極典雖　馬后亦不貸其私所親以爲天下榜樣亦太明白矣李善長等到此特豈有未知　太祖之心也而善長若有未知太祖之心而又何望于善長之弟與善長之姪若孫若親戚奴僕等也今善長且已屢致論列矣猶眷戀崇貴顯要不忍請老何也年已七十有七方且揚揚然借兵而起大第以明得意嗚呼一介草莽當四十一歲時救死且不暇於今何如也而猶以爲未足也得自經死牖下千幸且萬幸何足憐或曰設身處地當如何曰漢祖大封功臣之日何乃三傑中人材亦只封文忠侯未嘗

敢與韓彭埒也我又何人假然而徑據於中山王之上乎百頓首力辭封甘心退讓自處于劉誠意之下則帝必喜且夫歲入祿米五千餘石何人不驕也推其半以分給伯叔兄弟子姪宗黨朋友毋使一人與職任事得以怙勢作威禍則怨奚自生禍何從至是謂損福以滅禍滅禍以致福此天之道而人之事也若王國用之疏自任然以陳于我 太祖之前總是隔靴搔癢也

卷二終